

漢書門				
五〇冊	五架	一函	五七一號	類

庫文閣内			
二七九函	一五七架	五七一號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22)	
函號	279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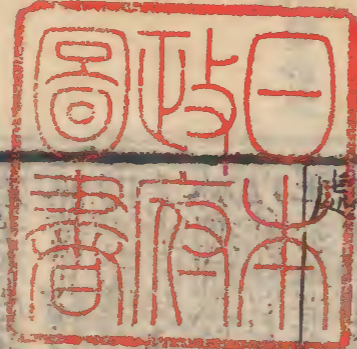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教文



隆按荆王傳本
史記荆世家言
然亦間有異同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

別而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

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

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

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庫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

以自安固師古曰固謂私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

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太司馬周殷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周

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咳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



八

隆按史記為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並叙諸王文極橫此專叙劉賈而以賈既有功句直接下亦簡淨班馬異同各有見不可優劣

尉師古曰共敖之尉子也共讀曰恭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作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為布軍所殺

史記份釋雅故者微時也

弟坤曰田生為劉澤書策雖王而其為漢和則酷矣大略祖戰國從衛米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釋卿周勃傳云官者今張釋論告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太謁者張卿如淳曰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親父也具供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師古曰言重難發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大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于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玉服說也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一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生如長安

劉放曰高后紀
元年王諸呂七
年劉澤與此
傳不同

隆按史記於急
行上有田生勸
澤字則下文果
字有者落
茅坤曰田生所
以勸澤行者
必以遲父則田
生之畫或外泄
而或有他變也
及追之而即還
則太后必以呂
類之內姻而所
封固矣
隆按呂后紀與
齊王傳並云齊
王使祝午詐奪
琅邪王澤兵而
此云與齊王合
謀誤矣

宋和曰四十二
年當作二十四
年

隆按此傳本史
記文而稍削之
人都叙澤以富
強之故積志西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今卿
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
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類女亦為營陵侯妻故
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
毋留師古曰田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節還澤
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
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
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濟
祝午給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
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
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代王
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
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

以王澤今澤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
復與齊也

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

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

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

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今郢人而為郢人

等所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

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

定國禽獸行亂入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

元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

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屬

生名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

代仲不能堅守奔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

向者二十餘年
一旦乘錯之際
遂糾六王聲為
誅之以逞其志
而蔽于受言不
高帝大封致之
云
又按史記於年
二十下有有氣
力三字高帝所
以疑其反與漢
所以反之故本
此恐不宜削
茅坤曰此必古
家言

王濞曰豫章郡
屬廬江王封城
鄣郡屬吳王封
城此本鄣郡史
誤作豫章爾
許應亨曰鑄錢
者蓋吳王謀叛
之本在此故首
著之

隆抄使者曰下
史記有王實不
病等句則於下
文王始詐疾句
有着落
又按史記赦吳
使者此增一皆
字以上文有斬
貴浴復責問二
使者
王維桓曰其謀
亦益解應上所
謀滋甚句

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
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
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諸子
少師古曰乃立濞於沛為吳王而封拜濞也王三
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
相師古曰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
下皆知之因拊其背曰師古曰拊摩循之也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
章部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取其利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
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愠曰
天下師古曰猶言一宗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
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
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
春日朝秋日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
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
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
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主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
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更更
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
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入自代為卒者官為

王濞曰豫章郡屬廬江王封城鄣郡屬吳王封城此本鄣郡史誤作豫章爾許應亨曰鑄錢者蓋吳王謀叛之本在此故首著之

隙

王慎中曰叙錯
說詞一覆前
案
洪迈曰錯欲削
諸侯故盛言各
楚吳地之大膠
西臣欲止王之
謀故盛言諸侯
地之小其與蘇
張大國強弱之
論相似而用心
則否聽之者惟
能知彼知已則
莫矣
隆按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此兩
一英今亡亦死
秦大津亦死有

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歲時存問茂林賞賜
晉說是也買讀曰價謂庸直也
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厚曰
也師古曰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
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
談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及
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談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驍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
二城師古曰孽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
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陳
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
厚也不改過自新廼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公謂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
顯然為之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
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

削

功亦誅无功亦
誅等句同律
何並春曰湯為
逆已久特因罷
錯而至於然使
錯緩為之計又
不併削諸國則
湯亦無以為吳
兵之端
王維楨曰因歎
於謀上字木上
所謀滋其其謂
亦益解二句來

冬楚主來朝錯因言楚主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服處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
也請誅之詔赦則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常山郡膠西王留東賈誦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
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
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
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誅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
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
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
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
米師古曰括古也字地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吳與膠
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
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察

一本留東二
作印

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察

隆按不止削地
以上一段是為
危言以慎之意
亦可平以上一
段則為隱語以
動之至不亦可
乎以上方直指
其事而勸之言
有淺深詞極醜
藉

王廷陳曰觀內
外二句是吳王
時以誅錯為名
耳以故錯誅而
諸侯之兵不解
帝其為盜愚哉

王慎中曰不亦
可乎對上意亦
可乎句兩可字
相應

王維禎曰全承
一帝四句語極
放切且應上兩
王分割句
隆按此下總叙
七國之起兵皆
以削罰之故為
下文誅錯張本

何孟春曰始焉
吳遣約齊亦已
許諾則是始謀
與之同矣後雖
背約城守未幾
圍急又復陰與
同謀則是始終
同逆夫復何辭

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案古竊聞

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

罪皆不合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

高曰同惡相助同奸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

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驅以

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

貌音居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

繞之蔽患塞賢朝廷疾然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

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翔翔也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

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

處也須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

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

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

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今

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

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

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

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魯川濟南楚

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

未完其郎中令劫守主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

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魯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

使何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

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辭

隆按吳王既令
高曰說膠西王
又身自至膠西
約之矣而此復
遺之書者蓋始
猶陰圖之而此
則明言之爾
楊慎曰漢有賊
臣无功天下甚
是切當

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
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
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
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
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幸教以漢有賊
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訊治以侵
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不以諸侯人君
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臣進任
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
逸放也師古曰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
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謂其西豪
又可得二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
當也言越地之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
北當長沙者也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
及漢中平定以詔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
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齊諸王
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主趙王故與胡主有約燕主北定
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
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欲壹有所出矣謂發兵
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
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

漢書卷三十三
九

王廷陳曰觀滯
自言三十餘年
爲此則吳之叛
其果錯則劉致
之耶

王懿曰軍法史
記作長法是

勿用之曰不
作因

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

矣凡皆爲此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太將

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

二十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

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太將師古曰

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

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

差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其有故

爵邑者更益勿用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

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

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遣曲周侯龐參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

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

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

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方今計獨

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

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

侯爲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

諭說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

按注意字
在自字下言
字當在不字

劉放曰按此文
有兩至雒陽失
於刪除
宋祁曰前已有
雒陽此當作淮
陽
隆拱都尉以梁
秀吳之說即宋
義先關秦趙遺
意也亞夫之能
破吳獨以此都
尉亦奇士哉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滎音謂
反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得安全至雒陽也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以東無足
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
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
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
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師古曰
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
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
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
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

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禍

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言曰蘇說非也上

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徒自損耳吳

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

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

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

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外事敗矣吳王問吳老

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

校尉行間候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獨周丘不用

周丘者下邳人王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

王蓋曰諸賓客
皆得為將二句
是綱周丘以下
是目

王維禎曰史迷天子制詔覆後前案

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止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主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主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灘發背死二月吳主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合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

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散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

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

成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甯川王賢膠東王

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于谷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主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王慎曰吳王度淮與上未度淮相應隆按上已云吳王兵破敗走矣此復以初字喚

起評叙所以敗走之故以一都尉委梁于吳一案云

弟坤曰一如御對策

王維桓白史記果從西北八班史增不得二字

弟坤曰此條侯獨見

隆按前叙七國起兵此叙亡國敗亡作結案皆極所悉

叛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疲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准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監反解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以矛戟擡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弃軍口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隆按謝太后句直應前詳臣棟王不得為逆史家後有向此秦觀曰漢諸侯雖號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且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歎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時故吳王得藉口反也然吳王鑄錢蓋招致天下已命欲為反者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諸節具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

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遣王書曰師古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焉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

得以破其兵也
隆按高此數
言者不惟可以
折王之罪而錯
亦籍以贖自九
原矣豈鄧公者
業已為帝言之
而高云然耶
又按復提一初
字總吳王起滅
作掉尾

隆按此積本史
記荆燕世承吳
王濞列傳合而
潤色之云
黃庭曰賈以燒
楚積聚有功封
澤以田生權激
呂氏封濞以近
親籍其鎮撫封
濞獨以叛誅者
以有山海之利
班贊謂山海不
以封是矣
劉歆曰謂田生
謀欲王劉澤先
說後卿王封呂

而後請王澤是
發於相重也大
史公作備或夫
其有成班固作
危哉謂其艱難
幸成也然觀上
言稱孤者三世
疑危字亦不是
偉字後人不曉
敗之

何不_レ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
之王曰如邛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
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
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
王劉澤先使張卿封呂產恐其大臣然卒南面稱
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之金與田生以事張即言之
呂氏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
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談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
罪事相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逆亂之
累誤
胡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

此矣是錯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漢書評林三十五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好書

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

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

荀名况為楚蘭陵令漢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

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高祖既為沛公

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

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

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

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

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

隆按此傳略本史記叙其世次而篇中以禮賢立察詳次申公等始末則班史所補云又按言次穆生白生申公伏後敬禮申公等案

隆按將叙賈與交並立為王忽

劉敞曰不廢記文作縉縉謂拘縛之也謝光成曰穆生識趣宏遠矣申公明知王戊亡禮而不蚤見幾竟辱昏廢蓋亦廢虎之流耳王桀曰王戊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此穆生所以高顯也

隆按此傳歷以王死年而此於二十一年下後云景帝之三年者以有削書到句特為括出提省云

及稱疾臥申公自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讀曰歟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

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

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自生獨

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

郡乃與吳通謀三人諫不聽昏廢之此應劭曰詩云若

鋪昏廢刑名也晉灼曰昏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昏

靡猶今之從囚徒以鎖繫耳衣之赭衣使拊曰確

春於市音灼曰高服與軒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

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

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

夫人師古曰太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

王反其相張尚大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

兵命吳西攻梁破棘辟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

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悉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

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

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

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

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

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

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

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

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

毋後入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

師古曰方爭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

師古曰方爭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

隆按初休侯一段接上太夫人奔京師句

黃帝曰富以好李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歎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有人心也哉

隆按辟疆以下四傳皆班史所撰

又按亦好讀詩句本前傳元王好詩諸事亦讀詩求

又按以宗室于二句為下文納宗室擇宗室張本

呂

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及富等皆坐免侯削屬

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大夫入與寶太后

有親愆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等四

人師古曰辟疆讀曰關疆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

於漢朝也師古曰塋冢地謂葬靈戶

師古曰富傳國至曾孫無字絕

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

皆類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

曰論議每出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

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

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

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

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反諸

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

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

府師古曰於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

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

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

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于昭

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與他官

殺青州刺史者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

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

之計師古曰老子德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

不敢取畏威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

隆按持老子知足之計一句是德傳總領下文不妻光女散家財振貧之正知足處

王廷陳曰言待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見實非光望也下文光聞而恨之正與此相顧

救

孫名諱自言者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誹謗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日豫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奸施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播播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黃金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太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疾師

茅坤曰刻向當刪入名臣列傳斷不當附諸王

以其妄訟子為置嗣傳至孫慶已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師古曰父

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後林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立進對師古曰子僑官

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道術篇名書言神僊使鬼物

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

凌約言曰此即德傳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之事上舉其綱至此復詳言之兩用而字一帶下淮南祕書一帶不更生得書又說向轉不窮

茅坤曰更生好
傳而不知道故
有此
程敏政曰劉向
初以厭賊進書
通神仙方術嘗
有言黃金可成
鑄作不驗下吏
欲死其兄陽城
侯以之獲免所
著洪範五行傳
最爲外駁使箕
子經世之微言
流爲陰陽術家
之小技其于名
教得罪非小

隆安年少二字
從二年十二既
冠來

王維續口四人
同六輔政何總

王慎中曰地震
不宜入此傳而
茲兩書之爲下
文向上變事張
本也

周
隆按自必曰至
明矣是上變事
綱領下文只是
發明教句意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

之中尚署費其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

鑄爲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

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

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

在未央大殿北以減秘書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

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大傅蕭望之爲

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

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

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

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

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

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怨堪更生下獄及

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

舌間師古曰見昴昴與卷古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

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

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

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

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賢

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

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

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

日謂蕭望之問堪及向師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

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

隆按此事不載
寬傳而於向傳
見之豈老泉所
謂功十而過一
故持爲賢者諱
邪說以一言救
寬而不於說使
其更以揚其善
惜矣

隆按上文三性
者以下應前必
曰三句前弘恭
以下應前春秋
地震二句而臣
愚以爲二句則
總結二意而應
之

洪道曰如青貢
所劾以漢法論
之更生有餘
罪幸元帝不殺
之耳

隆按結筆之前
本

樓昉曰鍾叙有
倫首尾相照味
其書詞方知其
忠愛懇惻之意
與他人不同

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

讀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

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師古曰寬謂復用之位至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

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師古曰偃謂不道幸蒙不誅

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官

有詔問師古曰與謂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

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

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貧國

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

獄決三月地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

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

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

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

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事騎將軍高許史氏侍

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

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

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

前事恭顯白合諸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望之自殺

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

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

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林希元曰愛山
告漢文借秦為
喻列向告漢成
亦引周與春秋
之事其言周之
以衰而証以詩
及引春秋所書
災異之法皆自
左氏來其重厚
博大有漢初
氣象
唐順之曰此文
最有法度
直德秀曰自竊
見以下至死無
所恨九七轉
叙已欲言之意
臣子迫切之至
情可見
隆按封事以和
不和為綱領每
命以下是言和
之致祥幽厲以
下是言不和之
致異

唐順之曰此詩
書者當法此体

蒙恩竊見災異而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欲
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敵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
日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師古曰重又加以舊
大反字或作音同耳沉重以骨肉之親音直用反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
也思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稷契司徒咎繇
凡九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
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
日韶舞樂各舉蕭韶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
鳳皇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
和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
始受命師古曰雜速眾賢圓不肅和師古曰雜速聚積崇推
作周也師古曰雜速眾賢圓不肅和師古曰雜速聚積崇推
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

王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
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也相助也濟濟盛
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鳥當此
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
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緇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詩也
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
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
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
音人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石稷配
也飴讀與貽同也釐音力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
之反又讀與來同麩音年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
此小雅

漢書卷三十一

隆按此下已含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

君于小人意為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衆

北背

茅坤曰一一暗伏後象

一本在辛之在作有字

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蒼君子故其詩曰歎

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

臣節其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君子獨

處守正不撓衆柱師古曰撓屈也撓音女教友勉彊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教教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

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其詩曰朔

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以下至百

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

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天

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溪谷為陵哀今之人

胡憯莫懲師古曰憯乘也冢山頂也卒盡

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張

日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霜急恒寒若

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

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

一作又非

唐順之日叙得
錯綜

亂篡殺殃禍立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

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幽王見殺

幽王見殺師古曰為大戎所

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王幽王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

來穀梁傳曰奔也師而春秋為諱不言求奔傷其禍

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

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

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

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

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

哀公十四年九月二日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十月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恒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

一本十六年作十七年

頽

十一月有星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師古曰

七年夏四月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

二十九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五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

五月正長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

宮災四年六月辛丑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

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策

如之魯喬如之晉萊如長狄鄭 五石墮墜六鴉退飛

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

石刊宋五五月六鴉退飛過宋都 莊十七年冬多麋

十人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 昭二十五年夏有

鸚鵡來巢蜮短尾狐也鴉水鳥也 蜚負蠶也鴉書冥

音五歷反蜮音域黃音扶味反 鸚音劬鴉音欲書冥

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已如晦 雨木冰 師古曰事

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 李梅冬實七月霜

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五年 經書冬墮霜不殺

冬實又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八月殺殺 師古曰謂

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月殺殺 師古曰謂

十月墮霜殺殺周之十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

四年正月雨 雨雪霽 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冬

音于具反 庚辰大雨雪 莊六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

雪皆是也 雷古雷 字也 雷雷之急者音大丁反

旱飢 蝗 蝻 蟊 旱 起 日課相元年秋大水 二十三年

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

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宣七年秋大水

疾

八

部

頌

真德秀曰叙次之法故不覺其知

十九年閔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圍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
 侯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訖谿十
 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
 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二國
 齊陳乞弒其君茶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二十六
 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
 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二年齊人滅遂十
 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
 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魏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
 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
 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二十二年秦滅滑文四年
 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蔡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
 滅庸值入年楚人滅舒蔡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
 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
 楚滅舒蕭襄十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
 偏陽十二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
 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
 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二十年吳滅徐定四
 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
 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入年宋公滅曹又邾滅諸侯
 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
 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二年北燕伯款周室

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

鄭傷桓王

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

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

五大夫爭權三君更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

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

爭奪更立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早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象

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今陛下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

使得立進今賢不肖

渾散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

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

陸按由此以下數句結上文和不和之祥異又按今陛下以下方歷言時事唐順之曰此後說得最反覆

卷之三十一

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朝臣奸
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所在朝臣奸
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更相讒怨

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
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地皆謂

向統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
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冀陰附者衆輻湊於

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

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
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推

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
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在

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

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
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
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不吝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艷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子篇刺幽王好讒佞之

詩也庶庶盛也見無雲也眼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
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與易同義

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

茅坤曰一暗
應前議

隆按遵衰周以
下一結上至原
其所以又說起

撻助曰循詩人
之所刺句總括
得盡

唐順之曰上多
疑句一篇眼

王盤曰此推本
之論
唐順之曰醇雅
之云

茅坤曰句句打
入

工徒

林希元曰列叔孫子孔子可見未聞道隆按治亂以下一結上至是群小又說起

其言多曰言不利之伏

子申曰歐陽公論論伊基此

卦九

其王少學氏之后即窮奇也驩堯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王本及驩音火官反驩音徒高反机音不渾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子微任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魯相公之後代執國權里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相舟之詩也言確執德不傾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然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依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師古曰二府丞相御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譁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邶相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論也五象辭也言聖王正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師古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佞者

茅坤曰向之到此苦心直指黑白

真德秀曰此言不和之由

隆按至此方露出上封事主意

隆按今以陛下以下總承上文一結應西京論事多如此

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

內師古曰交戰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款款訛訛數設

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

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

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

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師古曰尋其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

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

也其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

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日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止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

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肺腑謂

於帝室猶肺腑附於大林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

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上條其所

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

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

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

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滯潤無所取信時長安

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

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忿嫉之與

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

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

隆按此史不書主之納不納而雖曰恭顯見其書云云當時時事可概見已

直德秀曰是年堪猛賈捐之死又殺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言之亦死終元

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

他如貢禹匡衡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書殺位

三公而更生其心廢綱不肯少

詛精忠慘節下

載之下猶高仰

茅坤曰帝既感
宣廟之災晦日
之蝕特下明詔
而又不能斷
仍以顯五人參
隔其間可惜

古

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且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
賜爵闕內族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
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
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
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
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
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
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
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
淑善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悃
茂美也師古曰悃悃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
密也師古曰悃悃至誠也尊事寡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叛明往者眾臣見異師古曰異不務自脩深惟其故而

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瞻不明也請朕不得

已師古曰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太變仍臻

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

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

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

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

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

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

請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

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尚

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以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

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

隆按此兩結堪
覆前案
隆按向傳詳次

望之堪猛事以
四人同心輔政
之故

執又志師古
注中者天子
之言也言中
以別外

邪實曰天人之
應感不可以易
言也劉向之為
五行傳也何過
易易如此其究
也于飲易名以
應識蓋無足怪
者矣

茅坤曰西京第
一書疏

林希元曰諫厚
葬首言國家無
常之理意易世
之後終不誅保
以見其無益此
用意深遠矣中
言古今聖帝明
王之所言士薄
葬之得以為勸
有言吳秦皆主
暴君厚葬之害
以為戒其言必
旁喻遠引不為
簡捷直致所以
乎化人主使浸
注滋潤入其言
而不覺也可謂
善于立言善于
告君矣人臣進
言于君當以為
法

唐順之曰論山
陵廼以此起議
論自是奇偉
林希元曰用葬
舜禹湯發明前

篇師古曰隨謂指發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

謂比喻也音吐歷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

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

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

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

國權師古曰倚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

向以為外戚賢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

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向見

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

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

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

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師古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

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

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日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

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

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一月建寅為正

象天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

統故可居中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斂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

也膚美也斂疾也裸灌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

之臣有美德而斂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灌之事是

歸于有德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

是以富賢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

以勸勉師古曰萌與所益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

面美聖之君與
孔子論詩等意
林希元曰此又
用尚祖定都一
事發明前富貴
無常意

隆按孔子所謂
句結應前
林希元曰此用
漢文事漸入題
矣
茅坤曰此後言
薄葬之得

籍

者二句即上面
自古及今一句
意

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

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

世之長短以德為効謂古曰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

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

臨廡服虔曰廡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

其間應劭曰斷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斷絮以漆著其

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斷而

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及斷音側畧反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

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

滅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

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

也錮謂錮塞也云錮南山者師古曰錮音固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

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

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減之中野不

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新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

既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師古曰山在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且甚

微晉灼曰丘壠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

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葬

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

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殷湯

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殷湯

無葬處師古曰謂不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

州之間臣贊

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

弟也師古曰榑里子且死日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

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隆按此聖帝以下一繼上至夫周公以下又舉周公孔子延陵三人事明之

未中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上也皆無立隴之處此聖帝明主賢君智士達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古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墳謂墳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其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師古曰隱康日隱蔽之材可見而已臣贊曰謂人立可而號曰師隱用也師古曰贊說是也隱音於斬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竟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

陰按故仲尼以下又一鎖上至宋桓以下又舉仲尼識司馬呂不韋作春秋之言明之林希元曰皆字指仲尼呂不韋二事

于埋

木

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雖為石槨不韋集知魯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即始皇父也皆大作立隴多其瘞藏師古曰瘞理也音手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游戲之觀師古曰多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念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軌射之又言工匠為

漢書卷三十一

隆按德彌厚以下又一鎖上至周德既衰以下復奉月者魯僉之事發明之林希元曰上已說秦吳事此又奉周魯事先後倒置古人文字不彙如此

此詩曰是時中焉無嗣故暗及隆按周宣如彼以下又一鎖上至陛下即位以下始入題

隆按陛下慈仁以下總結一篇之意而應之

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種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家滅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在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如澗水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上章道宮室之如

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罴男子及魯嚴公師古曰即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埋為高師古曰埋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卒功費太萬百餘億師古曰太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惜焉師古曰惜謂不了音昏一曰惜古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若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文字通雅援引
 許多典故未只
 以此數句收拾
 結果意思殆及
 所謂并言有萬
 鈞之執真文章
 宗匠手段
 唐順之曰步步
 有開鑿文字
 黃震曰山陵事
 可為萬世戒
 陳仁子曰劉向
 惻惻不忘君故
 事重不忘諫恭
 顯用事則言恭
 顯趨后重變則
 言趨后王氏編
 權則又言王氏
 當特言劉向牽
 愛而不之行至
 若昌陵一役可
 以真自新制者
 而亦不之定向
 亦未嘗有他志
 噫如小息而終
 不怨向心矣
 哉

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
 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此方
 立權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
 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
 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
 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
 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扶音規墓之墓師古
 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
 女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本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
 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
 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孽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
 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
 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
 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
 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
 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
 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繁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
 老歷事二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
 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
 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
 六卿應劭曰智伯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
 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
 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師古曰

唐順之曰此等
 文字為忠誠第
 一
 林希元曰此與
 前第一疏所言
 意同然前偏尚
 隱而未露至此

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一五

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酸鼻

盜按晉有六卿以下歷春秋採權者之害至春秋季成敗數句一領上而以書于孔子之言証也
又曰上言春秋猶是遠者此引先秦漢初為喻則事益近而情益切矣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草劉向呂氏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異時豈得誅諸呂向不得誅諸王者何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王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勃也隆按今王氏以下絕入本題極言王氏階貴論唐順之曰叙得激切

且反剽音世昭季氏及魯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立

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師古曰莞與管同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

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

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

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卜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

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秦昭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

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

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

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應劭曰秦二世也秦齋於望夷之宮閹樂以兵殺二世也

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

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

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

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

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立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

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筦執樞機明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

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

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

漢書卷三十一

唐順之曰曲盡王氏所以慕漢之故隆按歷上古以下一結上文至物盛二句又引起下文

宋都曰微嘗作引茅坤曰日本色援又曰非宗室不能言

隆按今王氏以下指王氏篡位之徵茅坤曰有此一着纔動王心隆按向封事如曰不獨一姓曰果有不正之國曰隆按今王氏以下指王氏篡位之徵

下帝不作不是也

乃于國存時說二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後世難及也隆按孝宣以下是所以全安王氏之策茅坤曰又本色一証

唐順之曰不持爲漢忠謀雖爲王氏忠諫者亦無以喻于向矣

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親近而反逆也擅誅滅故爲王氏謹而不言也師古曰呂后霍親近而反逆也內有筮祭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師古曰呂后霍親近而反逆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歷王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古至秦漢外戚僭賢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泰師古曰皇甫泰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物盛必有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泰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師古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睦孟傳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位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立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位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位柞移於外親降爲卑隸師古曰卑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大臣士上臣皇帝帝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師古曰卑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大臣士上臣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出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裒睦外內之姓于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

隆按點出句夜
現星宿為下文
起案

陳仁子曰甚矣
以口食地靈分
各納妄谷求以
東萊無龍令谷
同姓獨劉向王
章抗然歸答王
氏故劉向死十
三年而後三氏
果於暴漢嗚呼
忠矣而惜不能
多其忠於其子
也

隆按此以上較
二日食異常而
以易與孔子之
言結其為易姓
之變云

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

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

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思念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

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

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

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

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

丹朱教師古曰教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亦言湯以桀為戒也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

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

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二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

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自建始以

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昔孔子對魯哀

公立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

暋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

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

西過午為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

君號令而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

無聲為枉矢也應劭曰災惑襲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

孽火燒宮師古曰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

隆按此以上即秦異為証而以視孔子三句結之

隆按視秦漢以下總結一篇之意而應之至高宗以下則交功其修德以消變云

隆按向諸疏後皆有結構如曰恭且見其書云云天子心知向忠精云云上甚感向言云云雖不能盡用云云嘆息悲傷云云上輒入之云云味此教句班掾雖不言向之忠而其忠自見不言上之昏而其昏益彰矣良史

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星觀孔子之言考纂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唯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立見尚書高宗神明之應應若景報宗形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狼狽教誠之意也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又音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下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俘來以圖師古曰俘使也使人以圖來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陳讀日陳入之師古曰謂然終不能用也向彗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

漢書卷三十三

隆按班掾書向
年後十三歲而
王氏伏漢此史
家書法也然則
向其係漢安危
哉大史公書出
原卒而非滅于
秦班掾蓋本之
云
王世貞曰向歆
學父子而人夷
夏者也孫卿李
斯業師生而行
人禽者也故曰
有言者不必有
德
張邦奇曰後之
論者每以向歆
並稱若以歆能
繼其父之志行
然者然方歆於
其父所見各異
既以知其非善
繼人之志者夫

存之附附附附
而於其父之道
不啻寇讎歆之
肯父叛君其罪
可勝言哉及夫
春陵兵振禍將
利膺乃復叛莽
而受戮此又不
必論者也

由礼曰博用強識
而讓

唐順之曰先叙
後辨

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
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向三子皆好學長子及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
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
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
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
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太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
行為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賚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
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

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
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
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及歆治謂指趣也
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歆亦甚請有謀師古曰謀讀曰決父子俱好古博見疆志師古曰志
天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傳聞是孔子弟子也
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
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
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置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
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

漢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梭新曰辨難攻擊之休峻深有力

茅坤曰曲禮之

林希元曰叙經

術廢與完闕之

端歷歷可見文

字典實峻潔無

一句浮詞冗語

又曰孔子專道

以下叙大經所

由作及夫子沒

以下叙經術所

由廢

挾上

林希元曰至孝文以下叙經術自此頭起

林希元曰及魯恭以下叙經術完

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主累起相襲其道甚

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

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

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以孔

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

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

易十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

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

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于左辟朽拆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萌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

先師師古曰前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

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

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

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

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

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皆古

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

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

真德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下尚書逸禮也

林希元曰往者以不叙往經經殘之弊

林希元曰若立辟雍以下責因仍殘弊之非

隆按此以上總應道之難全也如此一句林希元曰今聖

士君子

張邦奇曰觀歎典領五經刻儒於九家而曰九家猶愈於野則是歎固不知儒道為何如也而可謂之儒乎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傳問民間則有魯國

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

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

是求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

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

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

不專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不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真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欲以杜塞餘道絕滅

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

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立

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師古曰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

林希元曰若必以下復申責之真德秀曰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神完其功蓋不小也

洪邁曰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

又歆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隆披傳中歷者劉向之忠而此贊又極美劉氏之學

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名曰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與師古曰黨同師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更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合眾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上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况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太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也鳴虓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虓哀哉指明梓柱以椎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六 終

